

久闻金山吕巷有着著名的民间习俗“哭歌”，包含了哭丧歌和哭嫁歌两种。近年又传来消息，“哭歌”已申遗成功，成为金山区一项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一直未有机会真正听过“哭歌”，便更是希望有朝一日能亲自聆听一下这种亦歌亦哭的民间文化艺术。当一项民间习俗已然成为文化遗产，它的意义，已超乎实用性的功能，成为了一种可欣赏、可学习、可传播、可传承的文化。即便它的起源只是对死的恐惧，以及对生的留恋。

很小的时候，被母亲带着去参加她的外婆的葬礼。也就是说，去世的是我的太外婆，我把她叫“外太太”。“外太太”小脚，年轻时过的是体面的生活，家里有佣人，还有每天早上起床后专门的梳头娘姨。她去世的那一年，我大概四岁，照理不记事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脑中，总有那场葬礼的记忆。

墙门间的客堂深处，绸缎被面覆盖着一具瘦瘦的躯体，依稀可见外太太的小脚顶起被面，闪光的缎面上有两个尖尖的隆起，好似兜头兜面地盖着两个华丽的粽子。我听见我的舅奶奶在哭她的婆婆，以歌唱的方式。绵长高亢的曲调，旋律时而哀伤、悲怆，时而抒情、悠扬。叙事性的哭词，我无法听懂全文，却能明白，那是一个个串联起来的旧故事，故事里有喜怒哀乐，有生离死别。一席哭唱罢了，有人端来底部描画着红金鱼绿水草的搪瓷面盆，盆里有热水和毛巾。舅奶奶擦洗过她哭肿的眼睛和泪痕斑斑的脸，从热腾腾的蒸气中抬起头来。一瞬间，我看见，那是一张满足且又骄傲的脸。

如今回忆起来，那张并不年轻的脸，就像是一场大型综艺节目中的主持人的脸，写满了庄严、喜悦、责任感、胜券在握的自信，以及统筹周旋游刃有余的成功经验。是的，舅奶奶那张脸，以及她那一曲哭歌，使一场丧事具备了仪式感，传递的，也不再是简单的拒绝死亡的愿望，而是生命与生命之间、生命与世界之间种种爱与不爱的关系。

求索“生”，惧怕“死”，这是一种本能，它属于任何生命体，包括动物、植物。

异乎动物的是，人类追求“生”的目的，已超

向死而生的咏叹

薛舒

脱于“繁衍”的本能。甚而，追踪人类为何留恋“生”而惧怕“死”，更多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留恋的不是“生”，而是“生活”，是“爱”，是一个生命体与另外一个生命体，乃至很多很多生命体之间的“情感”。也就是说，人类追求的“生”，更应说，是“生的意义”。

让我们来看看吕巷人民的一曲《清明上坟歌》：暖洋洋春景百花开，鸟对对双飞林木间，红艳艳桃花已开绽，绿层层杨柳倒堤边。风飘飘几点清明雨，嘤呀呀轻轻扫墓船，烟飞村野烧银帛，只听得娇滴滴声音哭半天，凄凄凄泪湿娇俏帕，夫啊你不该，撒奴奴独自到黄泉。苦凄凄孤子把谁人靠，忧戚戚愁肠百结谁知音，意茫茫欲再从人去，一心心

这里北方偏南，秋与冬仿佛没有过渡的痕迹。昨日的一场大风，犹如朋友圈悄然而至的“分享”，呵呵，我来了，冬天！亲们，准备好了吗？树叶——冬天的信使忙不迭地群发了这个消息。

我想对树叶说，即使簌簌落下，亲吻你养你的大地，亲近赐予你风光的根系，又何必难分难离？片片金黄已证实着往日的辉煌，翩翩飞舞又完成了最后的绽放。

抛下旧家园，悲切切心酸肠欲断，哭哭哀跪在墓旁边。泪盈盈再敬三杯酒，急匆匆掩泪尚留恋，若要相逢在梦里边。

这一段哭词，充满了古老的《诗经》所具备的修辞手法“赋比兴”，甚可匹敌《汉乐府》中的挽歌《薤露》与《蒿里》：薤上露，何易晞。露晞明朝更复死，人死一去何时归。蒿里谁家地，聚敛魂魄无贤愚，鬼伯一何相催促，人命不得少踟蹰。

(译：薤上零落的露水，是何等容易干枯。露水干枯了明天还会再落下，人的生命一旦逝去，又何时才能归来？蒿里是魂魄聚居之地，无论贤达之人还是愚昧之人都不免一死，魂归蒿里。主管死亡的神对人命的催促是多么紧迫啊，人的性命不能久长，更容不得稍稍逗留)

任何时候，人们在为逝去的生命或情感哀哭的时候，总不忘把万物生灵拿来比拟人生，哭颂无常而又葱茏不息的生，哭诉必然而又无能为力的死。无论是金山吕巷的哭歌，还是中古时期的挽歌，都有着独特的悲哀情调和凄丽的美学风。这既表达了以悲为美的美学观念，也是独具风神的生存哲学的诗意显现。哭歌的真正价值，也就在于此了。

生命总是敌不过自然，“逝去”，才是自然

致落叶

邵云虎

轻轻一抖肩膀，密密叠压的黄金甲便分散成无数的甲片，摇曳着婀娜的身姿，一起欢快地铺陈在树下，任由灿烂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枝丫肆意照耀，这份惊艳，挺拔高耸的杨树永远无法企及，它总是忘不了蓝天的眷恋，割舍不下耳鬓厮磨的小伙伴，一次次躲过道别的鸟儿的小脚丫，还有寒风的促狭，磨磨蹭蹭地守候着雪姑娘的软语情浓，才能放下满身的负重。

其实，落叶归根不过是换了另一种存在。它走进泥土里，留下的的是春华秋实，收获何尝不是明日的丰厚得娇情，雅丽呢？



给予人类最终的归宿。

如此追溯，让我想起罗曼·罗兰在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中所写的那段话：每个人都要轮到去登上千古长存的受难的高岗。每个人都要遇到千古不灭的痛苦，抱着没有希望的希望。每个人都要追随着抗拒过死，否认过死，而终于不得不死的人……

所有的生命所经历的，最终都是一场悲剧，因为，没有一段生命是永恒的。然而，这就是悲剧之美，美就美在——“逝去”。于是，人类学会了用哭歌的方式，发出向死而生的咏叹。是的，当人们面临“逝去”时，才最大地发现了存在的意义，一如，没有死亡的生，也就失去了生的意义。

芦苇在农村随处可见，它——筷子般粗细，两米来高，芦秆身上长满了芦叶，到了每年的九、十月份，每根芦秆顶上长出一朵芦穗。芦苇一般生长在滩涂地上、河道旁、水沟边，一片片、一簇簇、一丛丛。它们虽然不像梧桐一样高大挺拔，也没有杨柳一样似水柔情。

轻轻一抖肩膀，密密叠压的黄金甲便分散成无数的甲片，摇曳着婀娜的身姿，一起欢快地铺陈在树下，任由灿烂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枝丫肆意照耀，这份惊艳，挺拔高耸的杨树永远无法企及，它总是忘不了蓝天的眷恋，割舍不下耳鬓厮磨的小伙伴，一次次躲过道别的鸟儿的小脚丫，还有寒风的促狭，磨磨蹭蹭地守候着雪姑娘的软语情浓，才能放下满身的负重。

其实，落叶归根不过是换了另一种存在。它走进泥土里，留下的的是春华秋实，收获何尝不是明日的丰厚得娇情，雅丽呢？

柬埔寨，暹粒市，离入住的五星级“春宫”酒店不远，有个颇具规模的吴哥“老市场”及酒吧街。

据介绍，那里因为有不少欧美老外度假，故十分热闹。于是，花了15元人民币，叫了一辆“摩托车”（当地叫TUTU车）直奔而去。这车颇具法国殖民遗风：在摩托车上用钢架拖一部可坐4人的有顶篷、有防震软垫的车厢，雕花的木扶手做工精致。

来到酒吧街，只见彩灯闪烁，满街灯红酒绿，高分贝的摇滚乐声轰鸣，震得连贴身的衬衫都会颤动。沿街的露天吧，坐满了以欧美人为主的游客，他们人手一杯啤酒，就着一盘花生米，既被人看，也看走过的人，偶尔也微笑着向我们点头示意。

在谈到对孩子的教育时，很多家长喜欢引用“温柔而坚定”这个词。所谓温柔，是指态度上温和尊重，自己不被孩子带入情绪中；所谓坚定，是指家长有明确的界限，不会因为孩子的哭闹而朝令夕改。

那么，什么是看不见的温柔呢？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是在来自台湾的高淑贞老师的游戏治疗课上。高老师用女子特有的软酥酥语调说：“打个比方，我开着车，远远地看着一位行人在过马路。为了不让他看到车来，必须加快速度走路，我在很远就降低了车速，虽然他都永远不知道我的好意。这就是看不见的温柔。”

我这个暑假去了台湾，在当地人的带领下，一手一脚走过台北的繁华、宜兰的悠闲，同样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。那么多游客都喜欢台湾，可能也因为那里的空气中，弥漫着很多这种看不见的温柔吧。

日本产品的贴心设计一直为人称道，比如抽水马桶的“音姬”（遮盖便溺的声音）、吃完零食可以变身成小玩具的零食盒子、分指关节设计的创可贴。能想出这些创意的人，心里一定也有很多这一类的看不见的温柔。

在另外一次心灵成长工作坊里，几位目前过得不错的女士，在小组里畅所欲言，倾诉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和父母的冲突，也谈到自己是如何突破父母的羁绊，选择了今天的生活的。老师耐心

看不见的温柔

袁敏

子，既有你们自己的力量，也要感谢你们的父母，让你们依然能够去做自己。”一语点醒梦中人，如果父母真是极其强势，她们可能连今天坐在这里抱怨的机会都没有。毕竟，在婴儿和孩童时期，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。而父母的忍耐，特别是对青春期少年种种不羁的忍耐，也是孩子们经常看不到的一种温柔。

反过来说，那孩子们的温柔，身为父母的你，能看到吗？他们遵从你的指令，起床、吃饭、不许挑食（你自己不挑食的前提是：菜是你买的）、上学、做功课、上课外班、读你规定的课外书、打一盘游戏要战战兢兢，哪怕你整天都在手机上，说是为了工作；最后他们在你规定的时间上床睡觉。我常常想，不知道有多少父母，能按自己对孩子们的要求，心平气和地过上一个月；而大部分孩子，有时有反抗，常常是依从。他们的温柔，做父母的，能get到吗？

至于一般人际交往之间，看不见的温柔就更多了，话说到几分，忙帮到几成，距离保持多远，你有你的想法和期待，但有时却忘了感谢室友不杀之恩。

看不见的温柔，慢慢体会，恰似此刻的窗外，层层乌云后面，透出金边。

芦苇

施东泉

但她有着鲜为人知的价值，其用途一点也不亚于梧桐和杨柳。

以前，农村人对芦苇这类最普通不过的植物根本不在意，从未认识到它的价值和作用，所以随便便地毁了、烧了。前几年，为了让河道整洁，河道两旁都做成混凝土材料的保堤坝。这样一来河道两旁的芦苇都长不出来了。近几年，农村人的生态意识越来越浓了，开始注重保护和营造生态环境。像我家乡崇明岛，为了建设世界级生态岛，着手种植芦苇，营造生态环境植造林当然是首选，但造林要占耕地。而这小小的芦苇不占耕地，在滩涂上、河道旁、水沟边都能生长。一丛丛芦苇、一片片芦苇荡形成的大片绿色对生态环境、对气候都有着与森林湿地同样的作

用。所以现在农村的芦苇又多了起来，一片片嫩绿随处可见。芦苇是当年生植物，每年春节过后，天气开始转暖，地底下的芦笋就按捺不住寂寞，急切地刺破地表层、穿透枯枝败叶，在滩涂上，在河道边，在水沟边，齐刷刷地蹿出地面，来到这个世界，为大自然的美丽添姿添彩。渐渐抽长的芦叶在微风中摇曳，仿佛在向你招手，向你点头致意……

记得孩提时代，有时我折一根芦秆，用芦叶折成一只风车的叶轮，穿在芦秆芯的顶尖之上，把芦秆高高举起，迎风跑去，风车叶轮会哗哗地转动，煞是好玩；有时用芦叶卷成一个小喇叭，吹起来嘀嘀哒、哒哒嘀，虽然没有美妙的音律，但也很

七夕会

我瞬间被这气氛所感，招呼驴友们驻足欣赏时，老外们热情相邀的眼神加手势已然令我跃跃欲试，随着舞步的跃动，自然地融入了老外们的街头派对。他们笑颜大开和我互动，顿时让我没了拘束感，于是，便也放开手脚与老外们一起舞蹈，一起嗨唱。几曲之后，我满头大汗欲离开，竟遭到全体老外的嘘声，并手指着在边上观看的老妻（意即我怕老婆）继续嘘我。激将法之下，我毅然再度加入，受到他们一致的大拇指称赞。在老妻的翻译下，得知他们是在上海工作的丹麦人，得知我们是上海人，他们都感到分外亲切，并异口同声地伸出大拇指赞赏道：“SHANGHAI VERY GOOD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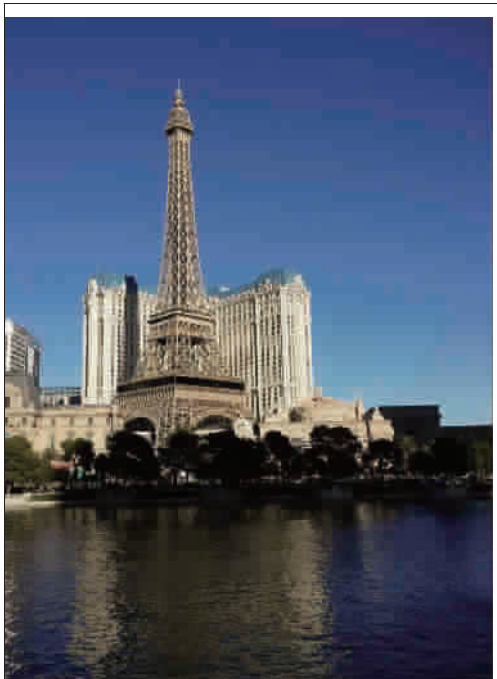
有趣；有时还同小伙伴一起用芦叶折叠成小船，在河面上放船，伙伴们还把各自折叠的芦叶船命名为“航空母舰”、“驱逐舰”等等。看着一艘艘芦叶船顺着水流漂向远处，把我们这些小脑瓜里幼稚的思绪带向了远方。

我家乡的长江畔的滩涂上，生长着千顷芦苇荡，它的根系非常发达，白白的芦根相互之间穿插缠绕，盘根错节。这种根系形态任你任长江浪潮流的冲刷，土壤也难以流失。而这白白的芦根，又是一种药材，用它煎汤喝，可以清肺排热，治疗咳嗽哮喘。芦苇荡还是鸟类最佳的栖息地，是鸟的世界，生活着许许多多、各式各样的鸟儿，有江鸥、野鸭、布谷、黄鹌，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彩鸟，它们在芦苇荡里筑巢、孵卵、繁殖后代；它们在芦苇荡里玩耍、唱歌、飞翔。

记得孩提时代，有时我折一根芦秆，用芦叶折成一只风车的叶轮，穿在芦秆芯的顶尖之上，把芦秆高高举起，迎风跑去，风车叶轮会哗哗地转动，煞是好玩；有时用芦叶卷成一个小喇叭，吹起来嘀嘀哒、哒哒嘀，虽然没有美妙的音律，但也很

七夕会

我瞬间被这气氛所感，招呼驴友们驻足欣赏时，老外们热情相邀的眼神加手势已然令我跃跃欲试，随着舞步的跃动，自然地融入了老外们的街头派对。他们笑颜大开和我互动，顿时让我没了拘束感，于是，便也放开手脚与老外们一起舞蹈，一起嗨唱。几曲之后，我满头大汗欲离开，竟遭到全体老外的嘘声，并手指着在边上观看的老妻（意即我怕老婆）继续嘘我。激将法之下，我毅然再度加入，受到他们一致的大拇指称赞。在老妻的翻译下，得知他们是在上海工作的丹麦人，得知我们是上海人，他们都感到分外亲切，并异口同声地伸出大拇指赞赏道：“SHANGHAI VERY GOOD!”



另一座“埃菲尔铁塔” 孙明玲 摄